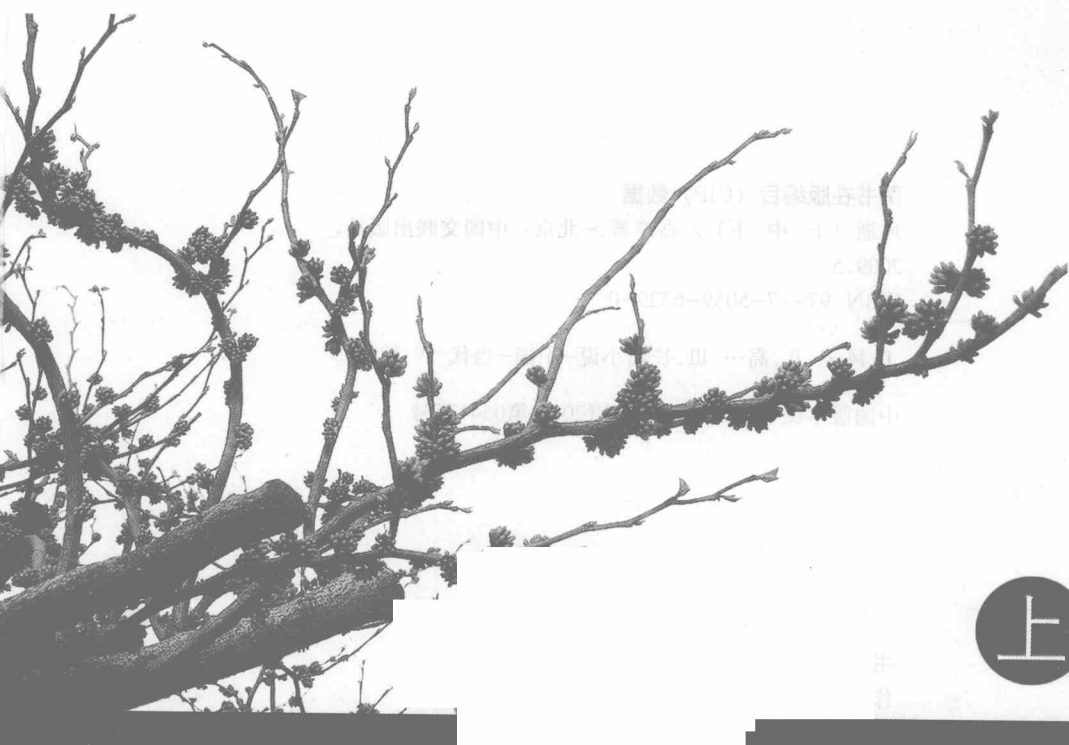




上

高 淳 著
feng shi 風 逝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上

高淳荃
feng

风逝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逝 (上、中、下) / 高淳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059-6329-0

I. 风…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4125号

书 名	风逝 (上、中、下)
作 者	高 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小丽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周小丽
印 刷	北京市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07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329-0
总 定 价	16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当代都市之爱的酸楚和隐痛

朱辉军

都说“小城故事多”，其实都市里的故事更多，更曲折，更复杂。都市里发生的爱情，也远比小城中或乡间里的爱情更错综繁复，更扑朔迷离。长时期以来我们看多了在田间、山野、村落、孤岛，甚至船上（最典型的就是《泰坦尼克号》）萌发出的爱情传奇，殊不知都市丛林中的爱情更千转百回，同时也更具有当代气息，也就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探究。

高淳的《风逝》便是一部描写都市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一段时期以来，因工作关系我读了不少爱情题材的书稿。相比而言，这部作品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尤其后来知悉作者是一位残疾人，卧在病榻上用了4年的时间完成此作，不由得使我对作者油然而生出一腔敬意来。

小说围绕陆至诚与胡珊之间曲折坎坷的爱情历程徐徐展开。师范学校毕业又很快成为中学语文教师的陆至诚，还保持着不少单纯、诚恳和执著的优良品性。而清秀娴雅、美丽善良的胡珊，更是作者倾心塑造的形象。小说描写他们之间开初那种若隐若现的朦胧爱恋，很是到位，让人联想到我们自己初生爱情时的情景。胡珊聪慧又孝顺，却命运多舛，从小长在福利院，七岁时才被胡师傅领养，可养母又长年对她漠不关心。长大后心爱着陆至诚，却不得已要嫁给梁啸刚。这个梁啸刚是陆

風

折

至诚整个六年中学时期的同学，两人的母亲就像亲姐妹一样。因犯有过失伤害罪，梁啸刚被判入狱三年。刑满释放后，整个变了一个人，丧心病狂，真是到了畜生不如的地步。不仅多方折磨胡珊，而且竟然出卖自己妻子的身体给他曾经的狱友吕南国！最后终于得到恶报。两个有情人在经历诸多磨难之后，终于走到了一起。本该有个圆满的结局了吧？却突然天降大祸，陆至诚得了不治之症，最后的结局美丽而凄惨。作者的这一处理使人们更感到震撼。

作者十分钟爱自己笔下的几位女性。那位优雅恬静的白云，对已成植物人的周健一往深情，令人非常感动。另一位活泼开朗的唐梦佳，也写得比较出色，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不过对她的心理描写过于冗长沉闷了些。文学叙述一定要注意取舍，关节处不惜浓墨重彩，而无关宏旨处则应惜墨如金。

小说通过陆至诚、梁啸刚与胡珊之间的爱情纠葛，写尽了当代都市青年男女之间的复杂心态，这里有爱情的甜蜜、契合、融洽，也有隔阂、冷漠、背叛，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让读者阅后，也可以反思、审视自己的婚恋状况，而努力走向美好的人生之途。

虽然以陆至诚与胡珊之间的爱情为中心，但环绕着他们，作者还是辐射开去，比较广泛地展现了当今社会的广阔画面，这里有工厂改制、社区服务，也有校园里的钩心斗角，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商海里的风云变幻等等。一些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和现象，作品都有一定的涉及，展开了当今社会的生活长卷，宛若新时代的清明上河图。作者对日常生活观察得比较细致深入，所以许多生活场景的描写细腻而生动，令人很有熟悉感和亲切感。

但小说枝蔓还是过多了些，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固然具有当今时代的特点，却也过于琐碎了，这就影响了整部小说的节奏和美感。主要人物的关系安排得也颇为戏剧化。陆至诚与胡珊青梅竹马，陆至诚与梁啸刚又是同学，他们的长辈之间还有

着各种工作或友谊关系,等等,显得小说的视野不太开阔,人为斧凿的痕迹也略重了些。

当然,对于一位多年卧病的业余作者,能写到这样已经殊为不易。若在今后的写作中,有意识地扬长避短,那应当可以写出更佳的作品来。我们期待着。

是为序。

2009年5月15日

風

折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李商隐《锦瑟》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立冬刚过，江南的天气就一下子冷了下来。连绵的阴雨一直下了好几天，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仿佛这天地间的湿冷都已化成了清寒的雨水，聚集在了这片灰蒙蒙的无尽浑沌中。

窗户上的塑料雨篷被雨点砸得“啪啪”作响，雨滴汇成的几股水流从雨篷上泻下来，在墙角的几个凹洼处积成了浑浊的小水潭。紧靠窗外墙角的几棵松树和桂树被雨水冲洗了这么几天，越发显得苍翠墨绿了。一阵劲风吹过，树枝纷纷低头。片片树叶上的点滴雨水也都被风吹溅到了窗玻璃上。窗玻璃上立时水痕条条。

陆至诚放下钢笔，直起身，扭了扭脖子，双眼看着窗外的雨景，伸了个懒腰。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因为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便无所顾忌地用鼻音哼起了小调。呕哑难听的鼻音小调和隔壁教室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相映成趣。

陆至诚独自在办公室里哼哼着转悠了几圈，觉得有点无聊，于是他就打开门，站在走廊上，倚着门框，看着外面空无一人的一大操场养起了神。

陆至诚参加工作才一年多，所以偶尔还是会有些怀念以前的校园生活。他从南京师范一出来就被直接分配到了家乡扬州市里的这所学校，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初中语文教师。这与别人眼中预先所能够为他构想到的理想蓝图，无疑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不过别人觉得好也好，别人觉得不好也好，他还总是在他那只属于他自己的一天又一天的继续里，挺满意地过着他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日子。

陆至诚看着雨中的大操场，心情并没有像天气那样阴郁起来。相反，他微

觉兴奋,昨天无缘无故地冒雨买了两块钱的彩票,结果就莫名其妙地中了一百块钱的四等奖。中了彩票的人,不管中的奖金是多是少,大都会按捺不住地持续兴奋好几天,以为自己的运气真的是有异于常人。陆至诚现在就是沉浸在这种对于兴奋的无穷回味中而不能自拔。

陆至诚正在盘算着今天是不是应该继续再去买几张彩票碰碰运气的时候,操场边沿上一个撑着雨伞的人影就映入了他的眼帘。人影越走越近,陆至诚仔细一看,是门卫传达室里的胡景生师傅。

胡师傅前额微秃,发质干枯。他额前深深浅浅的缕缕条纹,仿佛在向每个人宣告着他早已年过不惑,并且正在向着知天命之年迈进。胡师傅撑着一把已有年头的黑伞,在雨中匆匆地走着。

胡师傅抬头看见陆至诚站在走廊上,于是就加快步伐朝陆至诚走了过来。陆至诚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胡师傅可能是来找自己的。于是他就赶紧离开了门框,迎着胡师傅来的方向走了几步,走到了走廊的边沿,以示迎接。

“陆老师你在啊——”胡师傅走到走廊里,收了雨伞说。

“是啊,我下午没课。”陆至诚说。

“这个——”胡师傅一边说,一边从旧夹克衫里掏出了一只厚厚的暗黄色牛皮纸信封,“这是邮递员刚送来的信。”胡师傅说着把信交给了陆至诚。

陆至诚接过信封一看,是市报社寄过来的。“哎呀,真是麻烦你了,雨下得这么大,我可以下班的时候自己来传达室拿的——还让你跑了这么一趟,真是谢谢了!”陆至诚一边拿着信封一边不停地道谢。

胡师傅很憨厚地笑了笑,说:“没关系,我带着伞呢。我想着这信你可能一直都等着呢,就先送过来了——好了,你忙你的吧,我回去了。”

胡师傅说完,又打开了他那把笨重的旧黑伞。他把伞一撑,便又钻入了雨中。

陆至诚撕开信封一看,是报社寄过来的一份报纸副刊。副刊上登有他一个多月前寄过去的一篇豆腐干文章。文章就登在版面的右下角,不是很起眼,不过还好,很清楚。

陆至诚那极易满足的欣喜之情早已在胸中翻腾不止,只可惜这满腔欣喜之情并没能适时找到一个可以发泄的对象。人都说郁闷或愤怒要是憋在心里,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可是这值得欣喜的事情,要是也只有自己一个人去欣去喜,想来也未免让人有些郁闷。

陆至诚看着自己的这篇豆腐干文章,更加确信了自己最近正在交好运。以前给报社投了不少稿子,大多石沉大海,偏偏昨天刚中了奖,今天就又发表文章,真是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

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沈长亭就从楼梯上走了下来。沈长亭是和陆至诚一个办公室的,他和陆至诚一样,都是教的初二语文。

“唷,小陆,一个人站在走廊上干吗呢?”沈长亭一边说,一边用手理了理

自己那头半白的灰发。

陆至诚刚才的喜悦顿时一扫而光，“哦，是沈老师啊，没什么，没事做了就出来看看。”

“到底是年轻人好啊，做事利索，懂得放松——哎，你有信啊？”沈长亭说着就用手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架。

“是啊，刚收到的，是报社寄过来的，发了我的一篇散文。”陆至诚说。

“不错不错，年轻人有前途。”沈长亭说。

陆至诚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觉得自己写得不行。”陆至诚谦虚道。

“没关系，你还年轻，可以慢慢来，慢慢学，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不会对自己这么没信心了。”沈长亭说完就自己走进了办公室。

陆至诚只得沉默是金，跟在沈长亭后面也走进了办公室。

不一会儿，下课铃就响了。虽然外面下着大雨，不过走廊上还是比较热闹，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走廊上闲走聊天。

陶立新走进办公室，悄无声息地坐了下来。

“老陶，听说你教的三班这次英语考得不如二班好啊——”沈长亭面带笑容地说。

“是啊，唉，现在的学生真是不好教。”陶立新微微尴尬地答道。

陶立新负责初一和初二两个班的英语课，平时这两个班的英语平均成绩分别都是在两个年级里遥遥领先的，哪知道这两个班在这次期中考试会不幸双双遭遇了滑铁卢。

陶立新本人看上去并没有他的名字来得朝气蓬勃。他那一头乱糟糟的灰白头发堆在脑门上，像极了鸟窝。虽说他是教英语的，可是陆至诚却从来没见过他穿过西装。而且陶立新最大的爱好，就是反复地研读《红楼梦》。听说他都已经看过了八遍，这令陆至诚钦佩不已，因为陆至诚自己只看了一遍半就再也没有耐心继续看下去了。陶立新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就是令人头痛的下围棋。陆至诚曾经舍命陪君子地和他下了两局，结果一局输了五目半，一局输了八目半，陆至诚只好大叹自己棋艺不精。

陶立新伏在桌上批卷子，陆至诚在看讲义，办公室里只有沈长亭在“格登格登”地弹着圆珠笔弄出声音来。

一会儿，初一年级五班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丁丽珍愤愤地走进了办公室。在她的背后，畏首畏尾地跟着一个矮个子学生。

丁丽珍往椅子上用力一坐，把书狠狠地抛在桌上。

“胡小华呀胡小华，你说你怎么脑子就这么不开窍呢？简直比猪猡还要笨！这么简单的解方程，你还要做错！这次期中数学考试，你考得一塌糊涂，居然还有心思在上课的时候画画！我看你真是不要做人了！”丁丽珍像训儿子一样的训着胡小华，激愤地使自己原本沙哑的喉咙更显沙哑。

胡小华被骂得羞愧交加，恨不能找个地洞钻下去。

丁丽珍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跨入了中年妇女的行列,可是她在自己脸上搽的粉却永远有一张面饼那么厚。所以丁丽珍远看起来是光彩照人,近看却活像是面无血色的陈年僵尸。

丁丽珍训斥声声,胡小华唯唯诺诺。

又过了一会儿,上课铃响了,丁丽珍就对着胡小华手一挥,说:“上课去吧!”

胡小华欣然领命,转身飞奔而出。

“门卫老胡的儿子怎么这么笨,长大了一定也就是块看门的料。”丁丽珍气忿未平地说着。

“唉,三岁看八十,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这样,教也教不好,你不用动气的。”沈长亭走近丁丽珍说。

“说来也是——哎,怎么老胡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他儿子才上初一呀?是今年刚进的我们学校。”丁丽珍说。

“听说胡师傅他还有个女儿,已经上大学了。”陶立新转过头来说。

“他儿子这么笨,女儿还能上大学?”丁丽珍轻蔑地说。

沈长亭就凑近丁丽珍,用故意压低但并不低的声音说:“听说老胡的老婆是吃了一个河南老中医开的药,才给他生下了儿子。”

“哦——原来是老年得子,”丁丽珍微显兴奋,转而又疑惑道,“吃中药能决定生男生女吗?”

“这个难说,说不定是什么秘方。”沈长亭故作深沉状。

陶立新就皱了皱眉,表示对这个话题的不屑。

隔壁教室里又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

陆至诚打开了自己的公文包,拿出昨天社区居委会发的一张青年志愿者申请表,趴在桌上自顾自地填了起来。

一

第二天是星期六,老天很帮忙,没有再下雨。

陆至诚一边吃午饭,一边把填好了的青年志愿者申请表从包里掏出来,递给了自己的父亲陆中兴。

“爸,你下星期上班的时候就顺便帮我把这表格带到居委会去吧,我不顺路。”陆至诚边吃边说。

陆中兴接过表格,看了看,赞许地点点头,说:“嗯,不错,年轻人就应该这样,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得了吧,自己的儿子自己还不清楚?他也就是看着人家都填了自己才填的,他会去无缘无故地做好事?真是西天出太阳了——”陆至诚的母亲张慧芬故意拉长了声音说。

“我说妈你这明显又是小看我了嘛，再怎么，我身上也有你和我爸的优良传统啊。”陆至诚笑着说。

“你现在自认为的那些优点，还不都是我遗传给你的？至于你那些怎么改也改不掉的臭脾气，都是像了你爸。”张慧芬一边说一边给陆中兴夹了块肉。

“是啊是啊，儿子好的地方都像你，不好的地方都是像我。”陆中兴说。

“你知道就好，我当初也不知道怎么就瞎了眼，无缘无故地嫁给了你，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你们陆家那时候连彩礼钱都拿不出。”张慧芬说。

“你看你又来了，儿子都这么大了，这种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陆中兴忙不迭地说。

“就是儿子大了才要说，要让儿子知道，以后他娶媳妇的时候，可不能像你那时候一样一副穷酸相。”张慧芬说。

“对，对，这话对，”陆中兴鸡啄米一样点着头，又转过脸来笑着揶揄陆至诚，“至诚啊，你打算什么时候娶媳妇啊？”

“看你们说的，干吗扯到我身上——我还早着呢。”陆至诚忙说。

“你年纪也不小了，要是找到了什么合适的女朋友，就早点带回来让我们看看，我们也不是挑三拣四的人家，只要对方人品好，你们又处得来，我们绝对没意见——你放心带回来让我们看好了。”张慧芬对陆至诚说。

陆至诚心想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就好比一个人明明是个癞痢头，平时头上戴了顶帽子来遮掩一下，人家却偏要揭开你的帽子来看看你头上长没长头发，还要问你这头发什么时候能长出来。

“好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吧。”陆至诚说完放下碗，就赶紧离开了饭桌。

陆中兴就呵呵笑了起来。

头发已经白了七成的陆中兴绝不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娶不到媳妇，正所谓大丈夫何患无妻。想当年，陆中兴年轻的时候，乡下家里穷得连一碗粥都要几个人分着吃，要是能偶尔吃到一星半点肉丝就已经是千年难得了。陆中兴的大哥陆中盛早年就离开了陆家世代代一直在遥州居住着的小小的江月村，出去到大运河上拉纤，家里就只剩下了陆中兴他一个人照顾父母。陆中兴除了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以外，还要每天面朝烂泥背朝天地耕地，真是苦得掉渣。后来同村一户根正苗红的人家看上了他，要他做上门女婿，他的父母就像捡到了宝贝一样迫不及待地替他答应了下来。虽然陆中兴自己并不甘心做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可是现实却由不得他有更多的奢望。然而就在他全身心地准备好了要去做那户人家的上门女婿的时候，全国征兵却开始了。陆中兴作为一名适龄青年，体检政审全部合格。于是他便光荣地告别了江月村，登上了开往北京军区的隆隆列车。陆中兴在北京部队表现优秀，不久便被提了干。而乡下那门没着落的亲事呢，陆中兴自然也就很容易地将其摆脱了。陆中兴在部

队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待了八年,直到二十七岁的时候,才开始发现自己真该找个对象了。于是他就在遥州老家找了张慧芬这么个对象。之后,陆中兴和张慧芬两个人,在老家结了婚,在北京生了子。然后,在陆至诚长到了大概两岁的时候,陆中兴为了可以早点结束和张慧芬一直两地分居聚少离多的难挨日子,又是正式申请了转业,离开了军区,从北京部队回到了地方,进了遥州市里的机关民政部门工作。日子就这么慢慢过来了。所以陆中兴由自身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晚婚绝对有利于个人前途的再选择与再发展。陆中兴和张慧芬同时坚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被很多漂亮姑娘看上。

张慧芬收拾了碗筷,刚想坐下来看一会儿报纸,门就“砰砰”地响了起来。

“谁呀——”张慧芬问。

“慧芬啊,是我——”

张慧芬显然没听出来这个声音是谁。

还是陆中兴老实,一声不吭地就开了门。

“哎呀,是郑莉呀——快进来坐,快进来坐——”张慧芬激动地说。

“嗨,真是好几年不见了,你气色还和以前一样好啊——”郑莉一边在门口脱鞋一边高兴地说。

“哎,不用脱鞋不用脱鞋,我家里本来就脏得很,地板都没擦呢——哟,这是小瑜吧?都长这么大了,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张慧芬热情地说。

“是啊,你当年在厂里的时候,她才半人高呢——小瑜,快叫阿姨和伯伯。”郑莉一边进门一边对女儿说。

“阿姨好——伯伯好——”黄小瑜甜腻地叫道。

“好,好,哎呀,你女儿真是乖——至诚,快出来,你郑莉阿姨来了——”张慧芬一边招待郑莉和黄小瑜坐下,一边转头对着陆至诚的屋里喊道。

陆至诚就很丧气地放下书,对着镜子整了整衣服,走了出来。

陆中兴给郑莉和黄小瑜倒了茶。

“好几年不见了,小瑜都长成大姑娘了——当年我在厂里的时候,还抱过小瑜呢——日子真是过得快呀。”张慧芬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感慨。

“是呀,以前辛辛苦苦带孩子,就盼着孩子能快点长大,自己可以省点心。现在孩子真的长大了,又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哎哟,这是至诚吧?都长这么大了,还记不记得我啊?你小的时候,你妈带你到厂里来玩,我还给你买过棒冰吃呢。”郑莉一边笑一边说。

“记得的,记得的。郑阿姨好。”陆至诚一边违心地说着,一边很有礼貌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那时候我就说你们家至诚又聪明又听话,现在长大了更是一表人才了——哪像我们家小瑜呀,脑子又笨,又不听话,好不容易今年大学毕业,刚在一家小电脑公司找了份工作,累得要命,工资又低。今天正好休息,我就跟她说,要不要到你慧芬阿姨家里去坐坐,她一下子就想了起来,说你以前还抱过

風
折

她呢——这不就来了。”郑莉一边笑一边和张慧芬说。

陆至诚大觉汗颜，人家一个姑娘都记得小时候被谁抱过，自己却居然连小时候吃过人家买的棒冰都忘了。

“还是你们家小瑜好啊，在电脑公司里做，总是有前途的——我们家至诚就不行了，自己不想换个好点的单位，分配在学校里，他就一门心思地做老师，也不让他爸给他找个门路，真是死脑筋。”张慧芬说。

“学校再怎么说是公家单位——像小瑜待的那家电脑公司，再怎么说是小私企，没什么保障，我们做爹妈的也不放心，万一以后失业什么的就不好办了。”郑莉说。

“哎，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陆中兴咳嗽了一声，又说，“年轻人就要让他们自己去奋斗，这样才会有出息。再说了，现在哪有什么铁饭碗啊，都转制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想法现在行不通了——对了，你们厂子现在也是转制了吧？”

“早转好几年了，”郑莉感慨地答道，又说，“还是慧芬好，老陆有本事，一早就把你调到了街道办事处。慧芬你是不知道，棉纺厂里的工人是一天到晚累不停，工资奖金半分没多。还是你一早从厂里出来了好。”

陆至诚听得昏昏欲睡，只能强打精神装作听得兴趣盎然的模样。他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黄小瑜，只见她一脸矜持，嘴角浮着深沉的微笑。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陆至诚想不到两个女人加一个男人也能聊得这么叽叽喳喳。还好黄小瑜一直都没开口。反正陆至诚是不打算说什么了，沉默是金。

陆至诚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就见黄小瑜高深莫测地笑了笑，开口甜腻地说道：“我爸以前也想把我妈从厂子里调出去的，可是后来没办成。”

郑莉听女儿这么一说，仿佛顿时想起了一件要紧事，便赶紧接着女儿的话对张慧芬说：“我们家老黄可没有你们家老陆有本事啊，他在张桥镇镇委民政科里待了十几年，一直就是个副科长。我一直跟他说：你不要这么窝囊一辈子，我和女儿跟着你，苦头吃了不少，福是一天没享过，家里住的房子到现在还是四十二个平米的老福利房，也不知道想想办法。”

“这么些年了，老黄怎么还待在镇委民政科？”张慧芬问道。

张慧芬刚问完，陆中兴就悄悄地瞪了她一眼。陆至诚明白，今天的正题才刚刚开始。而他还得在这里礼貌地陪坐下去，真是无聊透了。陆至诚边想边伸手在桌上拿了只橘子，独自剥了起来。就在他拿橘子的一瞬间，他眼角的余光瞥到了黄小瑜，他发现黄小瑜正在看他。这让他一阵不自在。

“我们家老黄在民政科副科长这个位子上坐了不知道多少年了，领导们都说他工作好，人老实，可就是从来不升他。我一直都说他：你这么每天兢兢业业地上班有什么意思呀，人家领导根本就没想过要提拔你。可他就是不吭声。这次镇委里的人事听说又要调动了，他们科里的科长又要调走了，我就叫

風

折

他去问问,看这次有没有机会扶正,可他就是不愿意去问。我就想到了你们家老陆现在已经是市民政局的副局长了,所以今天趁着过来看看慧芬你,也顺便想问一下我们家老黄的事情。”郑莉表情似乎很为难地对张慧芬说。

张慧芬就和郑莉一样,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了陆中兴。陆中兴的表情顿时比郑莉更为难。

“这个……这个都是他们镇委领导集体决定的,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陆中兴很为难地答道。

“那你能不能帮帮忙,看有机会可不可以让他们张桥镇分管民政的李副书记帮忙提拔一下我们家老黄?”郑莉急切地问道。

“我只是一个副的,没什么权。再说了,我和张桥镇的李书记也不太熟。这种事情都是组织上决定的,不是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要他们张桥镇的镇委领导班子集体决定才可以。我们外人是太不清楚情况的。这样吧,有机会我尽量想办法帮你打听一下,看看你们家老黄的动向。”陆中兴不急不缓地说道。

“噢——那也好,你多留心了。”郑莉无限失望地说道。

“放心,有消息一定会通知你。”陆中兴补充一句以表安慰。

张慧芬又和郑莉聊了一会儿厂子里的陈年旧事,黄小瑜就开口说:“妈,你下午不是还要去买菜吗?我们先走吧,我一会儿还要去一趟公司呢。”

郑莉就忙说对对,然后便起身告辞。黄小瑜也站起身,对陆中兴和张慧芬甜腻地道了声:“伯伯再见,阿姨再见。”

“好,再见,以后有空常来玩啊。”张慧芬笑着说道。

陆至诚也和郑莉、黄小瑜道了再见。陆至诚和黄小瑜道再见的时候,发现她居然对自己有意笑了笑。

送走了郑莉和黄小瑜后,张慧芬问陆中兴:“真的帮不上忙吗?”

“这种事情怎么行?这不成跑官要官了吗?别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帮不上忙;就算我现在是他们的镇委书记,帮得上这忙,我也不能这么帮啊。”陆中兴说。

张慧芬就叹了一口气,说:“以前在市棉纺厂里头,就数郑莉和我最要好。那时候我刚刚进厂,太年轻,什么都不懂、不会,活又重又累,有个头痛脑热的,也没人帮一把。我生了病,躺在宿舍里,只有郑莉她去给我买药打饭,还替我去跟值班长请假。我怀至诚的时候,你人在北京部队回不来,也只有郑莉她天天来看我……想不到现在她要我帮忙了,我却一点也帮不上。”

陆中兴就只好说:“我这也是没办法啊。”

“我知道,我也没怪你,”张慧芬停了停,转而又说,“小瑜这孩子倒是挺文静的,比我们家至诚要精明得多。”

“女人要是太聪明了,反而过不了太平日子。”陆至诚插嘴说道。

“你懂什么?一个愚蠢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聪明的女人,才会懂得

風
折

过日子的道理——你爸就是证明。”张慧芬教训儿子道。

陆中兴正在喝水，差点被呛。

陆至诚赶紧溜回了书房。

三

阳光总在风雨后。阴雨天气过去之后，连续两天都是阳光明媚的晴好天气。冬天的太阳总是让人觉得暖意融融。

陆至诚不打算辜负这种好天气，所以他一大早就骑车迎着晨曦去了学校上班。

刚进校门，他就下了车，把自行车推到车棚里停好。时间尚早，学校里的学生还不多。他停好了车，就顺便到传达室里看了看，想问问周六和周日两天有没有什么报纸寄过来，可是胡师傅不在传达室里。

陆至诚就略带失望地从传达室里走了出来。他刚一出门，就看见胡师傅正推着一辆大木板车往这边过来。

木板车上堆着一大堆废旧木料，胡师傅瘦削单薄的身上微微前倾，正费力地推着木板车往前走。陆至诚走上前，问：“胡师傅，怎么一大早就推这些木料啊？”

胡师傅看见是陆至诚，就歇下手，直起身子舒了口气，很厚道地说：“刚才早上王校长来上班的时候，看见大操场后面堆着一大堆上次换修学校课桌椅用剩下来的废木料，就让我有空抓紧时间找辆板车，把这些东西卖掉，要不然堆在那里不好看。我想反正还早，正好有空，就找了这辆板车，先把东西推到传达室后边，一会儿再推去废品站。”

胡师傅说完，就又双手握在车把手上，鼓了鼓气，涨红了脸，右脚往后用力一蹬，往前推起了车。不料他脚下一个踉跄，身子就往前扑跌了出去。陆至诚见状就立马拉了胡师傅一把。

胡师傅站稳了后，赶紧用手背擦了擦额上渗出的汗，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陆老师——唉，我真是老了。”

“要不要我帮你推一下？”陆至诚说。

“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胡师傅赶紧一边摆手一边说。

“没关系，我来——是推到那边吧？”陆至诚一边说，一边就扶过了木板车的车把手往前推了起来。

胡师傅赶紧连声说谢谢，一边自己也扶着木板车的边沿，和陆至诚一起用力往前推。

陆至诚没想到这车废木料有这么重，估计是这几天木料被雨泡湿了的缘故，而且胡师傅找来的这辆木板车也太破了，轮子的轴好像有问题，不好推，还好自己年轻力壮。

一会儿，木板车被推到指定位置。胡师傅一边说谢谢，一边要陆至诚进传达室去喝一口水。陆至诚忙说不了，自己还要去办公室，有空再来。

陆至诚走到教学楼前面的时候，看见陶立新一个人正在操场边上打太极拳，就笑着走过去打了个招呼。

“陶老师这么早又锻炼哪？”陆至诚说。

“是啊，”陶立新对陆至诚笑着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同时他手中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说，“你今天来得很早。”

陆至诚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因为自己以前常常迟到。

陶立新一边动作流畅地比画了一招抱虎归山式，一边又对陆至诚说：“早上王校长来办公室里每人发了几袋喜糖，你那两袋我给放在你桌上了。”

“喜糖？”陆至诚不解。

“是他儿子结婚。”陶立新一边行云流水地打太极一边说。

“哦——”陆至诚恍然大悟，“那你有没有去喝喜酒呀？”陆至诚话刚出口便自觉失言。

“我和你一样，都没收到请柬，”陶立新继续打拳，“王校长只请了学校里平时和他关系比较好的几个人和几个副校长、教导主任去喝喜酒。不过听说教育局里的几个领导他倒是都请到了。”

“这种事无所谓的——这样一来，我们倒也是省下了一份礼金。”陆至诚笑了笑说。

陶立新收了式，笑着看了看陆至诚，说：“可是有人不这么想啊。”

果然，陆至诚和陶立新一走进办公室，就看见沈长亭凑在丁丽珍的办公桌旁，正在低声大骂王校长。

“王谦这人太不地道了，大家是同事，请人喝喜酒只请几个人，这不摆明了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吗？”沈长亭愤然说道。

“就是，”丁丽珍也不满地说，“拉帮结派的，这也太明显了——至少请柬该每个人都发到手的。完事了再来发喜糖，什么意思嘛。”

沈长亭一转头，看见陶立新和陆至诚进来了，就赶紧和丁丽珍拉开了一段距离。

“老陶，小陆，你们两个也没收到王谦的请柬吧？”沈长亭问。

“没有没有。”陆至诚和陶立新立即异口同声地说。

“我想也是，”沈长亭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说，“我都没收到呢，不用说你们了。”

丁丽珍拆了一袋喜糖，剥了一颗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刚嚼了没有两下，就眉头一皱，“呸”的一声把嘴里的糖吐到了纸篓里。

“这什么糖呀，又酸又硬，难吃死了——也不知道王谦到什么地方去批发来的。自己儿子结婚就弄这种便宜喜糖，也太抠门了。”丁丽珍愤愤地说道。

丁丽珍话刚说完没多久，胡师傅就拎了一壶开水进来给办公室里的热水

瓶冲水了。

“早上好啊。”胡师傅一边笑着和大家打招呼，一边弯下身拔热水瓶塞子。

“好啊，好啊。”陆至诚和陶立新相继应道。

胡师傅给几只热水瓶冲好了水，直起腰，就忍不住捂着嘴咳嗽了几声。丁丽珍就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胡师傅刚要走出办公室，丁丽珍就喊了声：“老胡，等一等。”

胡师傅就转过身来，只见丁丽珍满面笑容地走上前来，把两袋喜糖塞到了胡师傅的手里，说：“这是王校长早上给我们发的喜糖，我想着我也不吃这个，放在这里也是浪费，不如就给老胡你吧，你拿回去还可以给你儿子小华吃呀——来，你拿着，别客气——这一袋刚才不小心拆破了，不过是干净的。”

“这怎么好意思——谢谢你丁老师。”胡师傅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不客气，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嘛。”丁丽珍说着就又笑了笑。

沈长亭见状，也就把自己那两袋喜糖给拿了出来，塞给了胡师傅，说：“老胡，我这两袋你也拿着吧，回去给小华吃——这糖很好吃的，小孩子喜欢。”

胡师傅就一边连声说谢谢，一边很小心地把糖放到了自己的旧夹克衫口袋里。

陆至诚就耸了耸鼻子，心想你们也太会做人了吧，自己不要的东西还可以拿出来做人情，真是算盘打得精。

这时候，沈长亭就回过脸来看了陆至诚和陶立新一眼。陶立新就赶紧给陆至诚递了个眼色，陆至诚会意。于是两人就在沈长亭的注视下，一起也把喜糖拿了出来，给了胡师傅。

胡师傅一直说了好多声谢谢，才微微佝偻着身子走了出去。

“老胡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冲水？我刚才想喝水都不行。”丁丽珍一边拿热水瓶给自己杯子里倒水一边说。

“王校长早上让他去把操场后面的那些废木料给清理了。”陆至诚说。

“听说老胡以前是在小庄镇镇子上的小学里教书的，怎么后来到我们学校当了门卫？”丁丽珍喝了口水问沈长亭。

“这个……倒是不知道。”沈长亭很抱歉地对丁丽珍说。

“胡师傅年轻的时候好像是在小庄镇镇子上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不过后来他教了没有几年就到了市里来，一直在市汽修厂里做工。他几年前下岗后，就到了我们学校来当门卫。”陶立新转过头来说。

“你怎么知道的？”丁丽珍问。

“我上次问他的，”陶立新顿了顿，又补充说道，“胡师傅的钢笔字写得好的不得了，我上次看见了，就问他的。”

四个人又聊了一会儿，早课铃就响了。于是便纷纷奔赴各自的教室去了。到了中午的时候，陆至诚在食堂吃过饭，想起自己还没去问胡师傅周六周日有没有报纸来，于是就一个人去了传达室。

風

折